唤回春色秋光里

徐建融

“悲哉！秋之为气也”——宋玉《九辩》中的这一句开宗明义，二千二百多年来，成为大多数人们对秋天的一种共通情感。欧阳修《秋声赋》更对之展开了具体的分析，从秋天的萧瑟看到人生的老去，不复少壮而即将步入晚年。叹已往之既逝，知来日之无多，悲哉！秋亦胡为乎来哉！

在瑟瑟秋风里，却有一种花以如春花般的明艳光华，给历代易于悲秋的骚人墨客以慰藉，这就是芙蓉花——为区别于荷花的又名“水芙蓉”，有时专称“木芙蓉”。其实，它不过是落叶灌木而已，与草本的蜀葵等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相比于一切秋花，包括同为锦葵科的木槿、蜀葵、秋葵的老气横秋，它完全可以看作是“秋天里的春花”。那种青春的风韵，娇艳、郁茂、明媚、华贵、雍容，简直可以与牡丹相媲美！仿佛就像是王昭君，因为毛延寿的恶作剧，造物主在安排她的命运时，竟把她错嫁给了西风苦寒。然而，正如王安石的《明妃曲》所咏，这也为冷漠的秋天送来了一道靓丽柔情的风景。

由于几乎没有争宠者，所以，歌咏秋花，历代人的青眼之于它，简直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而尽其悲欣哀乐、慵愁喜悦的仪态万千，如唐李嘉祐的“平明露滴垂红脸，似有朝愁暮落悲”，柳宗元的“盈盈湘西岸……丽影别寒水”，宋徐铉的“晚摇娇影媚清风……不知歌管与谁同”，王安石的“正似美人初醉着，强抬青镜欲妆慵”……而尤以杨万里的《拒霜花》最得其风华可怜：

木菓何似水芙菓，同个声名各自都。
风露商量借膏沐，燕脂深浅入肌肤。
唤回春色秋光里，饶得红妆翠盖无。
字曰拒霜浑不恶，却愁霜重要人扶。

到了绮罗香泽的诗馀中，“人面芙蓉相映红”的形容，就更多见不吝笔墨的以形写神、怜香惜玉了。随便从宋词中翻检，“冰明玉润天然色，凄凉拼作西风客。不肯嫁东风，殷勤霜露中”（范成大《菩萨蛮》），“青春花姊不同时，凄凉生较迟。艳妆临水最相宜，风来吹绣漪”（吴文英《桃源忆故人》），“似佳人独立倾城，傍朱槛暗传消息”（晏殊《睿恩新》），“酒肌红软玉肌香，不与梨花同样”（周紫芝《西江月》），“脸红凝露学娇啼，霞觞薰冷艳，云髻袅纤枝”（晏几道《临江仙》），“爱他楼下木芙蓉，妆罢三千美女出唐宫”（无名氏《虞美人》），“低疑洛浦凌波步，高如弄玉横空”（杨泽民《塞翁吟》），“翠奁空，红鸾蘸影，嫣然弄妆晚。雾鬟低颤，飞嫩藕仙裳，清思无限……最好似阿环娇困，云酣春帐暖”（黄公绍《花犯》）……

众所周知，京剧以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并称“四大名旦”，如果加上后来“四小名旦”中一枝独秀的张君秋和老旦开派的李多奎，试用不同的花品来比兴这六大名旦：雍容华贵，牡丹可比梅派；幽咽清绝，兰花可比程派；劲健高爽，菊花可比尚派；活泼俏丽，月季可比荀派；铿锵豪迈，梅花可比李派；而清新明艳，芙蓉正堪比张派。尤其是《望江亭》，作为张君秋的代表作，集张派唱腔、做工之精华，芙蓉的秋江冷艳，最能契其神韵。

我于芙蓉花的“一见钟情”，始于1962年入学高桥中学。9月份开学，到了10月份，校园中一丛临水的芙蓉花便渐次地开放了，实在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世上竟有这么美丽的花！入冬之后，花叶尽脱，只留下一丛一人多高的秃枝，一根根地从根部散漫开去，颇碍美观，园艺工人便把它们齐根截去。我向工人叔叔讨要了一根，回家斩成20厘米左右的几段，扦插在屋后河塘的岸边。想不到第二年都活了！发芽、抽枝、开花。这是我贫困时期最早栽种的观赏植物，直到1966年深秋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而把它们刨尽挖绝。

1973年后，我常去浦西向前辈问学。当时的衡山路、复兴路一带，所居住的名家最为集中，所以也走得最勤。在旁边的肇嘉浜路，乌鲁木齐路至吴兴路这一段，中间的绿化带上种植有成片的芙蓉和高架的紫藤。春和景明则一片紫光繁缨，秋高气爽则满目嫣红翠碧。今天的上海，条条马路花团锦簇；但当时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撇开公园不说，似乎只有肇嘉浜路的这一段称得上“花园马路”。谢稚柳先生于此际多画落墨芙蓉花，程十髮先生则多画印象紫藤花，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受这一段景观的影响而启发了灵感。我于访师之余或访师不遇时，也常去那里观赏写生。

我画芙蓉，一开始当然是学谢老的落墨法，但陈佩秋老师告诫我应该从宋人开始。由于我当时对中国画的认识偏向于写意，再加上其时陈老师也在画八大，所以没有在宋人上用功。直到1980年代后期，才从头开始按照陈老师的要求临摹、写生、自运。

由于上海的芙蓉都是园艺景观植物而罕有野生的，所以，丛生的枝条，每一根都直上而没有分叉，花、叶缘枝逐层向上腋生，至梢头簇集。包括宋画中的芙蓉，作为苑囿珍葩的写生，也都是这样的形态。温州的吴绶镐兄所画的芙蓉，渍色之微妙，嫣然动人，我真有观止之叹；而其木本的出枝，却不是一根直上，而是有分枝枒槎。我心中暗暗笑他不作写生，而是凭想象用梅花的枝干来分布芙蓉的花、叶。但碍于情面，不便明说。又一年，张索兄邀我与绶镐兄等一起到福建的一个海岛上游玩，走到一处悬崖的削壁，一株曲曲折折的芙蓉花横斜直出地赫然映入眼帘！这才明白绶镐兄的芙蓉实在是有野生真本的，反是我孤陋寡闻了！

古人以“诗画一律”而“相为表里”。所以，我于自己的画尤其是横卷形式的画上也喜欢题写诗文，芙蓉画当然亦不例外。大体上，我50岁之前多作词而且是长调；55岁以后罕作词而多作诗；65岁以后罕作律诗而多作绝句。这个转变，过去沈轶刘、谢稚柳先生也曾给我谈到过他们的体会。沈先生的说法是“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”，而以绝句的形式为“境界更高”；谢老的说法则是“渐老渐懒，只图开心”，而以绝句的形式为“方便省力”。这一阕咏芙蓉的《贺新郎》，不知是作于哪一年了，记得是题在一个绢本的手卷上的：

春艳秋风暖。正凝眸、云鬟弄影，浅红轻浣。妆罢娉婷娇倚处，翠袖脂痕婉娈。人道是、湘灵九畹。玉润冰明霜露冷，更临江流水清凉散。听雁阵、咽声软。　芙蓉应嫁金香辇。问东君、凭谁牵引，一丝红捻？金谷沉香皆无份，绿野平泉谁馆？误入了，塞门僻远。梦醒鸳鸯彤绡薄，望高天爽气清新染。多绚烂、自圆满。

不免有刻意用功、极尽雕饰之处。但当时老一辈人曾给我这一类的词作以溢美的评价，喻蘅先生在指导我的信中，甚至称我为“建融词人”。

嫣红浅笑绿云深，凉露轻霜九月春。
一片江南今又是，当年金谷唤真真。

这首咏芙蓉的绝句是近两年间题画的即兴口占——更准确地说是无兴口占——之作。一种无欲、无求、无事、无为的敷衍了事，渐渐习成自然。可惜再也没有前辈来指导我了。“悲哉！秋之为气也！”

所幸的是，我们还有芙蓉。它的另一个别名“拒霜”，似乎更加励志。虽然，我们抗拒不了秋天的到来，“黟然黑者为星星”；但有了芙蓉，我们就有青春不老。“渥然丹者”并未全“为槁木”，我们“亦何恨乎秋声”？

落墨芙蓉（国画） 谢稚柳

我的西北心

曾泰元

2021年的国庆节，是我在大陆的第一个国庆节。过去的每年此时，我在东吴大学都有教学任务，如今那边的工作已经结束，9月起供职于上海杉达学院。环境变了，心境也换了。

我喜欢游历四方，体验各地风情，遍尝各地美食。然而新冠疫情仍未完全退散，出行或有变数，长假期间的交通住宿和景点人潮也是个顾虑。我最终选择留沪休息，想出门透透气，就搭公交地铁，甚至徒步远行，避开上海的网红景点。我到川沙古镇，去三甲港的东海之滨，在市区的街道里弄，顶着骄阳烈日随性走走。迷路走弯道，就当锻炼腿力，去认识一个未曾谋面的上海。饿了渴了，那就碰到什么是什么，吃喝随缘。

我通过社交媒体写日记，用微博记录自己的沪上假期。有个西安的铁粉建议，不妨也在大众点评网分享，给兴趣相近的朋友参考。我早些时候申请了大众点评网的账号，一直都没怎么用，差点忘了我也是个注册用户。系统随机给的用户名复杂难记，何不趁机换个容易上口的昵称，用来代表另一个自己？低头略略一想，马上就有了答案：我热爱西北，向往陕西、甘肃的风土人情，嗜吃陕甘二省的小吃点心，何不改叫“上辈子是西北人”？

人如果有上辈子，我上辈子真有可能是西北人。我在微博上分享相关的文字图片，常有朋友留言评论，问我这个台湾人的祖籍是陕西还是甘肃，否则怎么会对大西北有如此的情怀？我说都不是，并调侃答道，大概上辈子是西北人吧！家父家母不是1949年才跨海来台的“外省人”，而是扎根更深、定居更久的闽南“本省人”。我们的祖籍是福建漳州一带，清朝晚期横渡海峡，落户台湾，至今已有百余年。然而奇妙的是，我的身体里似乎隐藏着西北的基因，流淌着西北的血液。

1992年的初夏，我生平第一次踏上神州大陆，西安就是我的头号目的地。当时的西安外表寂静质朴，深处却又隐约散发出汉唐盛世的辉煌。我后来曾一去再去西安，次数多到数不清，却也未曾厌倦。除了西安，关中多地我也走过。2020年1月下旬，我正计划前往宝鸡陇县过大年，打算到那里多待些时日，体验一下西北农村的新春习俗，孰料疫情突发，只得紧急取消行程，原路折返。

打算去陇县的那一趟，原先考虑的目的地其实是西安郊区的蓝田。蓝田在终南山麓，离西安说近不近，没有大都市的尘嚣，自得一片幽静之天地；说远也不远，有方便的公交车往返，想要享受繁华，上车刷卡扫码即到。蓝田有王维《终南别业》的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有李商隐《锦瑟》的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，还有陈忠实《白鹿原》两家三代的矛盾纠葛与恩怨情仇。微博的另一位热心铁粉还帮忙联系西安的亲友，打算安排我住唐“大兴汤院”遗址所在的汤峪镇。可惜都没有去成。

关中虽是重中之重，陕北和陕南也让我为之向往。陕北的延安、安塞、榆林、米脂、绥德、佳县，陕南的汉中、勉县、城固，都不是热门的旅游景点，却不知怎么的，让我这个台湾人醉心着迷，留下了我探幽访古、向历史致敬的脚印。

河西走廊我走了两回，第一回跟团游，来去匆匆，只能走马观花；第二回个人游，从容悠闲，方得近看细品。纪录片《河西走廊》反复看了几遍，千年历史，茫茫钩沉，每每让我动容，雅尼作曲的主题音乐响起，总能令我潸然泪目。从金城兰州起一路往西，沿路的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嘉峪关、敦煌、阳关、玉门关，仿佛处处都是我的前世家乡，人人都是相见恨晚的知己好友。

回想2019年的整个暑假，我在大陆四处旅行，虽热得汗如雨下，却也不改吾志，快活惬意。8月中旬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大型纪录片《中国影像方志》，那集介绍了甘肃礼县，节目说礼县是秦人、秦文化的发祥地，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的原型地就在那里。

这个介绍太有魔力了，看得我目不转睛，心跳加速。秦国，春秋五霸，战国七雄，由小而大，由弱转强，最后东进，兼并六国，统一天下，建立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的封建王朝。西方诸语言的中国“China”，据说即源自于“秦”。

让我振奋的不仅于此。《蒹葭》是《诗经》里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，学生时代头一回读到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我就幻想着诗中的场景：深秋霜降，芦苇茂盛，在水滨摇曳，思慕之人远在他方。我本以为这只是模糊的描述，场景可以是黄河流域的任何一处，想不到经学者考证确有其地，就在礼县。

我的西北心，飞扬起来了。于是在8月下旬的一个深夜，我坐动车卧铺从苏州（8月上海书展后到苏州逗留了几天）出发，夕发朝至，隔天午前到了天水。

天水是陇东重镇，是交通节点，要到礼县通常得先经天水。我除了努力上网搜索，也在自己的微博发文求教，正好有个礼县的朋友热心相助，约略知道了相关的情况。礼县县城有条穿城河流，当地称之为燕子河，是西汉水的支流，而西汉水则是嘉陵江的支流，《蒹葭》描写的就是礼县的燕子河。当地前几年也种植过芦苇，希望能够还原些许诗歌里的景致，然而近几年因为气候变化，燕子河的水量不断减少，芦苇很难成活，早就没再种了。

得知礼县的诗经河边没有芦苇，《蒹葭》之地已经不再蒹葭了，此行的兴趣大打折扣。我彷徨了片刻，想到了“发思古之幽情”。一切有为法，纵使都已灰飞烟灭，凭藉着想象，我也能够打破时空，与古人神游。去，还是去。

搭上从天水开往礼县的大巴，到了礼县再转公交车抵城区。日正当中，饭点已到，路上发现一家当地特色的面馆，进去点了碗“臊子加豆腐棒棒面”。面条劲道好吃，豆腐丁有股迷人的焦香味，臊子卤得入味，给得大方，隔壁桌的男娃，长着一副秦俑小兵的面容。礼县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好。

燕子河离棒棒面馆不远，走路三五分钟便到。初见时淡然，河水流淌，波澜不兴，就是一条比较原生态的寻常小河。然而想到这就是《蒹葭》写的地方，心头不自觉一颤。找了个缺口走到河床，在蔓生的杂草中穿梭，好不容易才走到水边，看着脚边的河水既清又浊，望着河中的沙洲也是杂草丛生。时令未到，霜降不可得，不过蒹葭呢？真的消失了吗？

才一个转头，咦，身旁麦黄色纤毛的禾草，虽然只有零星、低矮的几株，不就是芦苇吗？我迟疑，确认，再确认，是的，没错。芦苇并未完全消失，而是数量大幅减少，个头也严重缩水了。

我激动得毛发直竖。就是这条河，虽然河水不再丰沛；就是这个芦苇，虽然芦苇不复茫茫。我上辈子是西北人，是2500年前、上古汉语时代的秦人。我傍着潺潺的一弯浅水，倚着寥落的几株芦苇，穿着短袖短裤，吟诵起普通话版的《蒹葭》：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……

在查济捡板栗

书同

一

秋分之后，白天虽然依旧炎热，但早晚已渐渐凉了。皖南的深山里，仿佛有一只画家的妙手，在肆意地涂抹，原先密不透风的绿色，被金黄的稻田一块一块地分割，突然生动起来；溪流旁，山腰上，丛林中，一片片淡黄、深黄，一抹抹微红、大红，仿佛水彩画一般，美不胜收。就在这时节，柿子红了，栗子熟了。

我对栗子，特别是板栗，也像对枣、梨、柿子等果子一样，爱得很深，不仅爱吃，且有一种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爱慕。小时候，我家屋后生长着野生橡栗，果实如指甲头大小，似不可食，多捡拾来玩，或用线串起来做手链。但也有能工巧手，会用来做“栗子豆腐”。后来在欧洲，见到成片的橡树林，不仅被其高大雄伟所震撼，看见类似我家屋后“橡栗”的小小果实，也不免惊奇，于是一路默诵着那首著名的《致橡树》：“你有你的铜枝铁干，像刀、像剑、像戟；我有我的花朵，像沉重的叹息，又像英勇的火炬。”

在美国也见到两颗栗子，是美国中北部常见的品种，英语叫作buckeye的七叶树的果实，与我家屋后的橡栗没什么两样，只是个头稍大而已。也难怪，那七叶树可以长到二十至二十五米高，枝繁叶茂，果子自然大些；而我家屋后的橡栗树，长在层层卵石（我乡方言称之为“马龙光”）中，瘦瘦的身材，一人高矮，怎么长都不像一棵乔木，怎能长出大果子呢？

二

平生爱读《自然与人生》，这是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佳作。芦花的文笔很美，那种亲近自然和平安宁的笔调，抛却大都市的繁华，定居东京近郊粕谷村的生活情趣，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我不止一次向人推荐他的散文，也不止一次购买来送人。他曾记下一段文字。当他入住粕谷村的第四还是第五年，一天早晨，起来扫院落，扫到栗树附近，忽然听见“啪”的一声，低头一看，竟是一棵栗子坠落了。这是多么美的一声！仿佛天籁一般！这可是他刚来粕谷时所种，不意竟长这么大了，都开始结果子啦！这一声“啪”，不仅给了德富芦花惊喜，也深深地留在了我心上。

一日到访古村查济，在刘老师的“明汕居”品茗闲话。远离都市的村居，日月山水的佳处，令我很自然想起德富芦花，想起他在粕谷村的茅舍和书房，想起他笔下板栗落地的声音。我热情转述芦花的生花妙笔，赞叹其超凡脱俗的高洁灵魂，神往之情溢于言表。后来我赠送一本《德富芦花散文选》给刘老师，嘱其可仿芦花先生笔墨，作日月山水居的札记。特别善于模声描物的刘夫人，对我的“芦花情结”深表同情，说：“来查济吧，这里的秋天实在太美了！山上到处是板栗，叶子黄了，果子就开始落了。我家院子里的板栗，也一颗一颗‘啪’‘啪’地掉下来呢。”

在皖南，类似查济的古村很多，但论规模之大，隐藏之深，不假修饰的原汁原味风貌，尤其遍布村中及四围山坡上的板栗林，却并不多见。我曾誉之为“中国乡村时代辉煌的废墟”。一些老屋坍废了，留下几段残垣，或者一个青石门框，或者隐约可见的屋基，高大的栗子树还旺盛地生长着，每年中秋前后就会掉下很多栗子，捡栗子的人也成了一道风景。

这“废墟”般的村落，现在早已成了名扬全国的“画家村”了。有几个洋人也看中了这里的僻静、古意，搬来住在村中，一位叫于连的先生，在屋后也栽了一棵板栗，一位女士还学会了养猪养鸡。

三

庸常生活过厌了，不妨去查济捡一次板栗吧。

我的小友“小傻子”深情地写道：“捡板栗是件非常有趣又很累人的活，一般人根本干不好这个活儿，即使干了也是又慢又不好。”这真是“小傻子”的笔调，与芦花先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但凭什么说人家傻呢？

查济的板栗树高大繁茂，看起来有上百年甚至更久。穿村而流的许溪，靠山的岸边，老屋的门前屋后，隔不远就是一棵百年老树，但哪是柳树，哪是板栗树，并不太好辨认。

低着头在路上走了一段之后，小傻子着急地叫道：“捡不到，怎么办呀？”恰好走来一位中年妇女，她的篮子里已装满彤红的板栗。问她是不是捡的，答曰：“是啊。”问她哪儿捡的，答说：“到处都有啊。”小傻子听了，就像小鸡觅食一样，将目光向四处探寻。

“你看，我捡到啦！”小傻子举起手，将两颗饱满的板栗，炫耀地在眼前晃了晃，放进小布袋中。大约这是第一次捡板栗，小傻子兴奋得不得了，捡到两颗栗子，仿佛比捡到两颗金子还珍贵。

路边的板栗不是那么好捡的，你来晚了，就被早起的人捡走了。除非运气好，刚好走到那里，就有几颗栗子掉下来。不过，这样的好运气，在查济总是有的。走着走着，就能听见“啪”的一响，一颗毛茸茸的栗子掉了下来，摔得皮开肉绽，红彤彤的栗子就滚了出来。

“到那边去捡。”捡栗子的大姐还没有走，她在欣赏这一老一小两个傻子捡板栗。顺着大姐的手势，“那边”是指村庄南边的山上。据说那里从前也住着人家，物是人非之后，才变成了板栗林。但林子藏在屋后，只能看见高高的树梢。

顺着溪流，路过一家又一家。从院墙外看见了刘老师“明汕居”的板栗树。可惜主人出远门了，只能望树兴叹。掉到院子外面的板栗，已被游人捡去，有的被当场剥了壳，吃掉了。

一个奶奶出现了。她坐在溪岸上休息，身边放着一大一小两个鼓鼓的袋子。不知她捡了多久，竟然捡了这么多板栗。循着她的路径，我们走上了山坡，走进了树林。

小傻子深情地写道：“我看见一位老奶奶在那捡，于是我就上前与她商量着带我一起去捡。通过老奶奶一会儿的指导，我就像鸡啄豆一样，一个挨一个的栗子捡入我随身带的袋子中，不一会儿袋子挎着挺沉重的了。”

林子密不透风，栗树下生长着茶叶、苦竹、覆盆子和各种带刺的杂草，没有路，只有捡栗子的足迹。一老一小两个傻子，在里面钻进钻出，弯着腰在草丛里寻找。“啪”，这里一声，“突”，那里又是一声。小傻子的耳朵警觉地竖起来，认真辨认方向，很快将那毛茸茸的板栗球找到，将刚刚蹦出来的板栗捉到手。

秋日的阳光从树缝里射进来，有些灼人。衣衫湿透了，胳膊、脸上被蚊子叮了，板栗球的刺扎进了我的手指，可是不肯休息。像牛一样劳动，像土地一样奉献——我想起路遥的话来了。这真是想得太远了。随身带的水喝完了。不多久，袋子渐渐鼓起来了。热得吃不消的小傻子叫道：“好了好了，袋子满了，不捡了，再捡就没地方放了！”

好，听小傻子的，不捡了。小傻子不是说了吗，捡板栗是非常有趣也很累人的活儿。再说，查济的板栗也捡不完，今年捡了，明年国庆中秋还可以捡的呀。

2021年9月30日写